

1900-2000

百年美文



生活卷



季羨林 主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266/100

:2(2)

2008

1900-2000

百年美文



生活卷



季羨林 主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百年美文

生活卷

目 录

上

黄万华	卷首语 / 001
鲁 迅	风筝 / 001
鲁 迅	我的种痘 / 004
鲁 迅	春末闲谈 / 011
周作人	初恋 / 015
周作人	谈酒 / 017
周作人	厂甸 / 020
刘半农	北旧 / 024
郭沫若	山茶花 / 043
郭沫若	菩提树下 / 044
许地山	梨花 / 048
叶圣陶	牵牛花 / 049
叶圣陶	天井里的种植 / 051
周瘦鹃	夏天的瓶供 / 055
周瘦鹃	插花 / 058

茅 盾	卖豆腐的哨子 / 061
郁达夫	饮食男女在福州 / 063
徐志摩	海滩上种花 / 070
苏雪林	扁豆 / 076
苏雪林	瓦盆里的胜负 / 078
许钦文	花园的一角 / 080
郑振铎	蝉与纺织娘 / 085
陈子展	萝卜 / 089
朱自清	背影 / 092
朱自清	儿女 / 094
朱自清	冬天 / 100
丰子恺	忆儿时 / 102
丰子恺	西湖船 / 107
丰子恺	吃瓜子 / 111
老 舍	搬家 / 117
庐 隐	醉后 / 120
俞平伯	打橘子 / 124
冰 心	胰皂泡 / 129
鲁 彦	杨梅 / 132
鲁 彦	钓鱼 / 136
梁实秋	请客 / 146
梁实秋	喝茶 / 149
柔 石	六月的赐惠者 / 152
沈从文	滕回生堂的今昔 / 154
沈从文	雪晴 / 161
沈从文	街 / 167

钟敬文	莼菜 / 170
朱 湘	打弹子 / 174
罗念生	钓鱼 / 178
丁 玲	“牛棚”小品(三章) / 185
沙 汀	吃早茶的人 / 196
巴 金	静寂的园子 / 199
巴 金	小狗包弟 / 202
臧克家	野店 / 206
施蛰存	赞病 / 210

中

闻旭东	谈棋 / 213
吴伯箫	天冬草 / 216
李健吾	枣花香 / 219
李广田	野店 / 222
李广田	桃园杂记 / 225
陆 蠡	囚绿记 / 230
徐 计	北大区里的小饭铺 / 233
陈白尘	话说毽子 / 237
吴组缃	谈癖 / 242
纪果庵	沙发 / 250
张中行	案头清供 / 254
柯 灵	酒 / 257
废 名	菱荡 / 262
萧 乾	京白 / 267
萧 乾	茶在英国 / 270
萧 红	度日 / 275

萧 红	他的上唇挂霜了 / 277
周楞伽	谈山居 / 280
季美林	黄昏 / 287
季美林	兔子 / 292
金克木	学拳 / 298
孙 犁	黄鹂 / 300
孙 犁	秋凉偶记(三则) / 303
冯亦代	街车 / 307
唐 弢	学贾 / 312
黄苗子	豆腐 / 317
苏 青	豆酥糖 / 321
苏 青	烫发 / 326
贾植芳	我的称谓忆旧 / 333
吴祖光	睡与梦 / 337
琦 君	鼠友 / 341
黄秋耘	雾失楼台 / 345
林海音	秋的气味 / 354
林海音	蓝布褂儿 / 356
黄 裳	“美人肝” / 358
秦 牧	花城 / 361
汪曾祺	冬天 / 366
汪曾祺	故乡的食物 / 369
汪曾祺	泡茶馆 / 382
张爱玲	道路以目 / 390
张爱玲	私语 / 396
张爱玲	造人 / 408

绿 原	大碗茶之歌 / 410
舒 芜	小书柜 / 416
艾 煊	茶性 / 420
林斤澜	山水之“寓” / 423
王鼎钧	闰中秋华苑看月 / 432

下

余光中	我的四个假想敌 / 435
洛 夫	吃茶二三事 / 441
姜德明	厂甸的旧书摊 / 444
李乐薇	我的空中楼阁 / 446
艾 雯	昙花开的晚上 / 449
凤 章	蟹忆 / 453
李国文	母亲的酒 / 456
梁锡华	漫语慢蜗牛 / 459
叶 笛	老人和小鸟 / 463
赵淑侠	迎狗记 / 465
司马中原	蟋蟀 / 472
颜元叔	懒猫百态 / 478
颜元叔	常见的陌生人 / 482
庄 因	我家竹友 / 486
王 蒙	搬家 / 491
刘绍棠	每日“堂会” / 495
张君默	物换星移看北斗 / 499
曾永义	钓鱼 / 502
冯骥才	书桌 / 504
亮 轩	瓶里乾坤 / 511

三 毛	沙漠中的饭店 / 519
周 涛	隔窗看雀 / 524
史铁生	我与地坛 / 526
龙应台	焦急 / 545
邹静之	坛子人 / 549
贾平凹	五味巷 / 552
贾平凹	人病 / 557
林清玄	清雅食谱 / 563
韩少功	阳台上的遗憾 / 566
赵 玫	女人要不要自己的房间 / 569
唐 敏	女孩子的花 / 582
斯 妤	冥想黄昏 / 588
王安忆	龟背 / 594
王安忆	儿童玩具 / 597
陈 村	放牛 / 603
张 炜	北国的安逸 / 609
苦 苓	考试过一生 / 612
莫 言	洗热水澡 / 620
铁 凝	一千张糖纸 / 625
阎连科	日子 / 628
刘亮程	两窝蚂蚁 / 632
苏 童	露天电影 / 637
迟子建	蚊烟中的往事 / 639
古清生	忆念中的地米菜 / 643
钟怡雯	渐渐死去的房间 / 646

谈 棋

闻旭东

围棋自然是我们国粹游戏的一种,据路史所说,是帝尧为其子丹朱而作;后来经过了若干次的演变,才成功现在的形式。我们不是作围棋考,姑且不用管它,几千年来,它一向成为文雅人们所赞许的消闲艺术之一,所谓琴棋书画中的棋,即专指围棋而言;至于象棋“摆五子儿”之类,则为他们所不屑道及。其实这种东西,内容变幻无穷,很难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不过一般人偏抱着不求甚解的态度,不肯下心研究。间或出现几位天才的名家,社会上也对他们没有甚么积极的鼓励与酬报,终于落到枯守楸枰郁郁以死的地步。反过来看一看日本在这一方面,虽在时代上是比我们晚了许多年的后进,却早已青出于蓝,把我们远远地抛在后面了。如最近在北京死去的汪耘丰氏,是在我国被许为一流国手的人物,实力不过与人家的三四段相伯仲。吴清源初蹶起时,曾累次战败汪氏;但其后被聘彼邦,拜名手木谷实氏门下,经过几年的薰陶,闻现已跻于八段之列。(日本围棋分做九段,历来能跻于此境者在不远的过去也只本因坊秀哉氏一人而已。)两国棋力的上下,可以推见一斑了。

213

早先的宣内大街海丰轩茶馆,是北京围棋界第一流名手荟萃的地方。如汪耘丰,崔云趾,吴清源诸氏,都是自这里蓄养出来的杰才。因为在清末民初时候,民间的经济力尚丰裕,一般中下级社会的人,最讲究上茶馆儿。茶馆儿也分两种,一种似仿江南茶社,只卖茶不卖酒,间或预备几种时样的南果。一种俗称二荤铺,其实就是小饭馆,茶酒两便。当时如

后门的天汇,前门外的天全,裕顺,高明远,同和,海丰都属于第一种。它们常川的主顾多半是属于长衫阶级,有时落魄的宗室子弟也来光临,光吃茶没多大意思,一来二去的便添上围棋象棋种种清高的玩艺儿。但围棋一道,却以海丰为最有名。慢慢儿的社会经济愈窘,而街头巷尾又兴起了一间门面的清茶馆儿,这种资本雄厚的江南茶社便逐渐落伍,到脚下那些著名的几个,或者摘匾关门,或者改做别行生理。过去时代成为国手发祥地的海丰轩,也已完全改做一片二流的饽饽铺。只有那块乌黑色的横匾,还古意盎然地高高伫立着,给后人回忆时一种瞑想的寄托而已。

代替海丰轩的地位的,较为高雅些是中央公园的春明馆。那里环境的幽清,似乎尤适于对局。譬如在春雨霏微,或是秋雨飘萧的日子,约一个同志,在那广阔的厅堂,选择临窗的地方坐下,淪一碗香茗,听落子声和雨声相应,嗅着偶尔有一阵轻风吹送过来的古柏底淡淡的香味,真仿佛心头万念俱寂。虽然另有一种伤心客,要吟咏着:“棋子不堪愁里听,清明况是雨中过。”但对局的双方,只顾把全付精神扑在那纵横的棋坪线上。时或一子既落,惹起对方攒眉沉思。这时手捻香烟,矫首窗外,情味真是悠悠然的了。

次一等的,是东安市场的舫兴茶社和劝业场的饮春园。前者似仅如昙花一现,便由皮簧清唱起而代之。本来,那里的豪华原是建筑在金钱上面,成为另一种钩心斗角的场所,固与围棋的意味大相径庭,自然难以维持长久的,后者原有其可以存在的环境,因为位置在三层楼上,下面人声的喧嚷传到这里已经微弱多多;而且北东西三面都是轩敞临空,所见或是城楼与雉堞,或是远山若带。黄昏时看落日,尤其是在北京这个圈子里不可多得的享受。所以在前四五年,这里也曾风光了一阵子。不过附近是商业区,与商人相接近的不是围棋,是象棋。当九城风靡,参观那(健庭)张(德魁)决胜的时候,那里的围棋子却常常为尘灰所封锁,一天很少有出世的机会。年来复以经理人经营不得法,生意一落千丈。

最近听说已然改做落子馆,又是燕叱莺娇的花花世界了。

最大众化的还是天桥市场里的所谓“棋摊”。逛天桥的人和以天桥百艺来做写作材料的人们似乎还不曾注意到这宗无需乎货声的买卖罢,这里给你介绍一个粗略的轮廓也好。

在相面的,变戏法的,摔跤的,拉大片的……各种江湖上生意人中间,有时甚至邻近公共厕所,挤出一段空地。几只粗陋而残破的长桌配着三四寸宽的窄板凳,成为行列的安排着。棋盘就经济而稳妥地用黑墨粗粗地画在桌面上,计一桌上可以画五六个。上面有天蓬。却是用白布或蓝布拼成,再拿几根竹竿支起来,以遮蔽日光的直晒。下雨时这天蓬便失了效用,所以起名叫“雨来散”。

到这里来消遣的总常有些老顾主,日子长了,觉得永远是几个熟识的面孔,坐在那里深思熟虑,有一个须发都苍白了的老人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因为他常常是坐在最靠近人行路的位子上,和他对局的也多半是上了几岁年纪的人。有时和年青些的下,看他的着数似乎是处处谦让着。等他那对手方战胜了,意气扬扬地走去之后,他才语调沉稳地说,“年青人好胜”,而再去寻觅他底敌人。他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对局时那大脑袋慢慢点着,铺满皱纹的干姜一般的手时时磕动那木制的笨棋子发响。或者就桌上给棋客们预备的盘香燃起旱烟袋吸着。

他们底规矩是到这里来下棋的并不需要彼此相识,为了癖嗜相同,临时一拍便成。杀完了各奔东西,只作一时的战友。无论谁胜谁败,每人给开“棋摊”的搁下几个铜子。若是预先讲好拍东儿赌胜负也行。不过因为这里底照顾者第一目的是在消磨时间,所以赌博的事情却很少见。

这种棋摊,现在尚有两三家,却只有一家预备围棋的。我几次从那里经过,只见下象棋的满坑满谷,围棋盘却静静地仰面躺着。或许并不是阳春白雪,知音者寡;而是在这个环境中,一般高雅的围棋客是不肯来光顾罢。

吴伯箫

(1906-1982)

山东莱芜人，作

家。主要著作有

散文集《羽书》、

《烟尘集》、《北

极星》等。

天 冬 草

吴伯箫

仿佛是从儿时就养成了的嗜好：喜欢花，喜欢草。喜欢花是喜欢它含苞时的娇嫩，同初放时的艳丽芬芳。喜欢草则是喜欢那一脉新鲜爽翠的绿同一股野生蓬勃的氤氲。我还没见过灵芝，也伺候不了兰茝之类，坡野里丛生蔓延的野草而外，以冬夏长青为记，我喜欢天冬。

喜欢天冬，要以初次见了天冬的那次始。说来就须回瞩远远的过去了。那还是冬天，在一座花园的客厅里，围炉闲话的若干人中有着园主的姑娘在。她是光艳照人的，印象像一朵春花，像夏夜的一颗星，所以还记得清楚。记得清座边是茶几，隔了茶几摆得琳琅满目的是翡翠屏，是透剔精工의 楷木如意，是漆得亮可鉴人的七弦琴。而外，再就是那么几架盆栽了。记得先是细叶分披的长长垂条惹了我的注意，又看见垂条间点缀了粒粒滚圆的红豆，好奇，因而就问起座侧光艳的人来：

“是什么草？”

“这文竹么？——噢，叫天冬草呢。”

“可是冬夏长青的？”

“嗯，正是，冬夏长青的。”

“结种子的吧？”

“啊，结种子。这红豆就是。”

“红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可就是这——？”那边略一迟疑，微微红了脸，像笑出来了几个字似的说：“大概不是。”

“总会种了就出吧？请搞我几颗。”

就那样从水葱般的指端接过来，握了一把珊瑚色珠圆的种子，天冬与我结了缘。于今，转眼已是十年了。望回去多么渺茫想来又多么迅速的岁月啊！听说那花园的姑娘早已出了阁，并已是两个宝宝的母亲了呢。

在故都，厂甸，毗连的书肆堆里，我曾有过一片很像样的书斋来着。屋一门两窗；同别人分担也有个恰恰长得开一株老槐树的小小庭院。屋里两三架书，桌一几一，数把杂色坐椅。为粉饰趣味，墙上挂了几幅图画；应景儿跟了季节变化也在花瓶水盂里插几枝桃杏花，散乱的摆几盆担子上买的秋菊之类。虽说如此那自春及冬称得起长期伴侣的却是一盆天冬草哩。

217

提起那盆天冬，也是有来历的。原初一个柔性朋友，脂粉书报之暇，很喜好玩那么几样小摆设，窗头床头放几棵青草红花。人既细心，又漂亮，花草都仿佛替她争光，赚面子；凡经她亲手调理出来的，无不喜笑颜开带一副欣欣向荣生气。她有的一棵天冬，就是早早替她结了累累红豆抽了长长枝条的。可是，也许花草无缘吧，有那么一个时期，忽然那漂亮人像喜欢了一株大树似的喜欢了一个男子起来，并且慢慢的弄得废寝忘食，这是很神秘的：男，女，尽管相隔了千里远，或竟智愚别于天渊，就是一个美得像带翅膀的天使，一个丑得像地狱里的鬼，可是不知怎么有那么一朝一日，悄悄的他们就会靠拢了来哩。甚而好得像迅雷紧跟了电光的一般。巧妇笨男，俊男丑妇，是如此撮合的吧。这也是妒嫉的根源。——一边亲近，另一边就疏远，直到漂亮人去同那“大树”度蜜月的时候，屋里花草就成了九霄云外的玩艺了。未能忘情，她才一一替它另找了主，分送了朋友。结果我有的就是那盆天冬。

一则自己爱好，再则也算美人之遗，那盆天冬，就在那一个冬天得

了我特别的宠幸。施肥哩依时施肥，灌溉哩勤谨灌溉。梳理垂条，剪摘黄叶，那爱护胜过了自己珍藏的一枝羽箭，同座右那张皱眉苦思的贝多芬像哩。朋友来，总喜欢投主人所好，要竭力称赞那天冬，并将话远远牵到那前任的园丁身上，扯多少酸甜故事。因此，天冬在朋友当中便有了另一番情趣。那绿条红豆间也就常常晃着一个渺不可企的美的影子了。

今天卖花担上新买了一盆天冬，又将旧衣服——许多往事——给倒了一回箱。实在说，这是多事的。你看，那伊人的馈赠呢？那好人儿呢？那一帮热得分不开的伙计呢？唉！最怕吹旧日的好风啊！

218

现在，且将一盆天冬摆下，书室里也安排个往日的样子吧。管它外面偷偷挤来又偷挤去的是魑魅还是魍魉哩，进屋来好好收拾一下残梦要紧。敝帚千金，自己喜欢的就是异珍。出了门，尽管是千万个人的奴隶，关起门来，却是无冕的皇帝哩。怎么，有天冬草在，我便有壮志，便有美梦，便有作伴丽人；书，文章，爱情友谊也有吧，自己就是宇宙了呢。怎么样，小气的人啊，你瞧这天冬草！

人，往往为了小人伎俩而忿慨，碰了壁便丧气灰心，其实干么呢？木石无知，小人非人，为什么要希冀粪土里会掏得出金呢？与其有闲去盼黄河水清，乌鸦变白，还是凭了自己的力去凿一注清流养一群白鸽的好。烦人的事先踢开，且祷祝着心长青，有如座侧天冬草；并以天冬草红豆作证，给一切抑郁人铺衬一条坦荡的路吧。

一九三四年八月廿八日，万年兵营雨夜

李健吾

(1906-1982)

山西运城人，作家、文艺评论家。主要著作有散文集《意大利游简》、《切梦刀》，文学评论《咀华集》、《咀华二集》等。

枣花香

李健吾

一阵风来，我闻到了枣花香。我站住朝四面望：空落落的胡同，只有几个小孩子匍匐在门洞外，拍地上的硬纸玩。右首街墙里是一家院子。沿墙有一棵枣树，扶疏的嫩叶随着细长的枝丫在半空摇摆。靠里还有一棵体态龙钟的枣树，一树轻盈的小叶，正好横在邻人的房上。年高的、年少的，都给人一种生气蓬勃的感觉。鲁迅《秋夜》的描绘忽然亮在我的眼前：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重复在这里，给秋夜引出意想不到的寂寞的战斗的诗意。叶子落尽了，干枝子还像枪、戟一般直指着月亮。而今不同了，初夏的清晨，处处是乐观的意兴。我朝东走，太阳迎面照来，我才离开江南，北京已经变成江南。两株枣树，一老一幼，都在开着小黄花。

于是我闻到一阵阵的枣花香。

不凑到枣树枝子跟前，很难辨出叶子掩翳的米色小花来。这些谦虚的小花，像飘香的桂花那样不惹眼，却不像桂花有口皆碑。八月桂花香。广州的桂花一年四季开。可是花谢了，枝头什么也不留下来。我为枣花叫屈：花谢了，枝头留下密密麻麻的枣子。

枣子！枣子！

五岁前后的景象忽然涌到我的心头。我提着一个小瓦罐，里面装着

半罐井水，跟着姐姐和家里人，走进一片枣林。说是枣林，其实枣树长在畦垄上，三两丈远才一棵，并不妨害庄稼。初夏我在地里跑，一定闻到了香味；可是我对香味有感情，却远在成年以后，因为欣赏芳香是要年龄的。我之所以跟着姐姐到枣林来，一方面是由于游戏的心情，一方面自然还有馋癆的心思。成百上千的枣子，青里透红，挂在枝头，该多吸引每一个小孩子啊！姐姐举着竿子，学大人打枣虫，什么枣虫我不记得，反正不像是北京小孩子说的那种形象可怖的洋拉子。虫子打下来，我就捻起来放在有水的瓦罐里。不过捻不捻全看我的高兴。我只是跟在姐姐后头专拣她错打下来的枣子罢了。

220

人家把我们那边的枣子叫做“相枣”。我的母亲姓相，是北相镇人，娘家没有直系亲人，不过总算还有所谓娘家人，偶尔带我回一趟娘家。秋冬之交，车过地头，望见柿子像受了冻似的那样红，就央人摘下低枝的柿子给我吃。我边吃，边跟着车跑，兴致很高，不过没有吃生枣的兴致高。相枣大概是从北相镇得名的吧，我对没有亲姥姥家的北相镇也有好感。

那些可爱的生枣，个子如同小娃娃的拳头，咬一口，又甜又脆，咬好几口，才能咬完老大的枣，“囫囵吞枣”是不行的。我对相枣的记忆这样深，那年带着孩子们逛北京的西山，吃着樱桃沟的枣子，清脆可口，孩子们赞不绝口，我这个五十岁的老头子，离开家乡的土地四十多年了，尽管吃过各地方的好枣，说起枣子好吃来，还是热情地把安邑县（今为运城）的枣子夸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枣子。孩子们缺乏我的童年，只好将信将疑地由我夸口。过了几年，表弟从猗氏县（今为临猗县）来，带了一包枣子给我，我指给孩子们看，傲形于色道：“看枣子多大！肉多厚！”我分了几小包，转送给我的亲戚长辈，孝敬之中，未尝不多少含有夸耀的意思。往往有人问我什么地方人，我的回答总是：“山西安邑人，《史记》上说的‘安邑千树枣’的安邑。”有一千棵枣树，还必须是安邑的

枣树,司马迁认为“与千户侯等”,想见安邑枣子的名气大,来历久了。我怎么能不引以为荣呢?

猗氏县的枣子当然也有名,晋朝的郭璞给《尔雅》作注,就指明:“今河东猗氏县出大枣子,如鸡蛋。”猗氏县和安邑县是近邻,树种自然还是一个。河东的枣树都应当归在相枣一类。《尔雅》把河东的枣子叫做“洗大枣”,小时候我也听人把家乡枣子叫做“洗枣”,想必自古以来就有这种称谓,就有这种大枣的荣誉了。据说陕西郃县^①有一种枣子,比“洗大枣”还大。也许是吧,不过一定还是从河东移植过去的。否则,邻县的人怎么把自己的枣子叫做“晋枣”呢?我为家乡的枣子骄傲。

站在北京的胡同里,闻着街墙上空的枣花香,我想起了家乡的枣子。我明白各地的枣子有各地枣子的特色,只是它们和我的童年无关,哪怕是国色天香,我也只能说来话短。是啊,我多想回到五岁前后,在家乡的地头,边拣枣虫,边吃半青不红的枣子啊。

^① 郃县,在陕西省西部。旧县名,一九一三年改置,一九六四上改为彬县。